

从编辑角度谈教材质量建设

许 岚

(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, 北京 100039)

摘要:2019年,教育部成立教材局并连续发文,对教材的编写、使用等进行了规范。这些文件的发布和适用单位,主体都是教育部门——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类学校,它们是教材的用户,是教材产品的市场方。而对应的教材生产方——出版物管理部门和各类出版社,应该及时捕捉市场的变化,从自身做调整,积极适应市场需求。

关键词:编辑;教材质量;建设

中图分类号:G23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2096-5079(2021)10-0106-02

教材在我国出版物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,但无论是出版物管理部门,还是出版学和编辑学的学科领域,对教材的专门性研究和管理却相对较少。本文从教材编辑工作实践研究出发,明确教材编辑所需具备的知识结构,以期为提升教材质量提供参考。

一、教材类图书的现状

(一)教材出版物市场份额较大

在我国各类出版机构中,大学出版社的占比在2017年底已经达到20%,教材的销售规模更是占到出版物总销量的30%,并且最近几年占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。大学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占全国图书出版从业人员的25%左右。^[1]由此可见,教材在我国出版物市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从在国家出版业中的地位来看,大学出版社已从原来的补充地位逐步地转向主体地位。^[2]

(二)教材相关制度和培训较少

纵观与教材管理相关的制度文件,发文主体都是各类教育管理部门。出版行业将教材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进行研究和管理的制度、文件相对都较为匮乏。在知网检索可以发现,与教材管理相关的论文,大多是高等院校教师撰文,发表媒体也以教育类期刊为主。这说明,在我国,教材管理的主体为教育部门。通过对教材的生产 and 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,教材的作者通常为高校教师,教材的使用者也是高校。因此,对教材的管理抓两头,有其必要性和科学性。但教材的生产过程在出版单位,对于生产过程的管理仍然需要出版业界贡献行业智慧。

在编辑培训方面,令人欣喜的是,在全国宣传干部培训网站上,有专门的关于教材类出版物的编辑培训课程。全国宣传干部学院承担了大量的注册编辑的继续教育,其设置教材类的业务培训内容,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出版行业对教材编审校、发行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需求。

二、教材编辑的知识结构

图书编辑队伍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站位,具备出版专业知识和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。而教材编辑,在政治站位、专业知识和学科知识方面的要求更高。

(一)正确的思想政治觉悟

编辑是精神文化产品的“把关人”,是人民群众声

音的收集者,是党的方针政策的传达者。在这个过程中,编辑的政治觉悟非常重要。因此,在编辑的职业素养中,思想政治觉悟始终居于首位。塑造编辑的知识结构,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的过程,要从思想政治素养上坚定职业信念,真正深刻认识到编辑思想政治素养提升的重要意义。

对于教材编辑来说,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性具有更为突出的表现。一方面,无论是中小学教材还是大学教材,教材编辑面对的读者都是正在构建自身人生观、价值观的青少年,教材当中传递的思想政治导向就显得格外重要。另一方面,教材的编写者都是各院校当中的教授、讲师,近年来高校中有一部分教师在思想政治方面犯错误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因此,教材编辑需要在两方面对教材的思想政治把关。

(1) 谨慎选择作者。编辑需要对作者进行严格的审查,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对作者以往发表的论文、著作进行抽查,及时发现作者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。尤其是在当前思政课程、课程思政方面,很多地区和学校对于在教材当中融入思政相关内容的热度很高,但很多作者在这方面是缺乏把握度的,这种情况下,就需要编辑注重鉴别和遴选,避免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
(2) 认真审读内容。在与法律、农村建设、扶贫工作、中外历史、科技著作等相关的选题中,特别容易出现政治上的偏差。如果作者本身的政治意识不够敏锐,就容易引发一些错误,这方面尤其要关注的是案例部分的写作。要对于案例的出处一一进行鉴别。涉及引用网站内容的时候,需要注意,避免使用未经认证的网站、私人博客、论坛上的内容。一方面,网站发表和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网站发表出来的东西,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,未经编辑加工处理,存在一定的隐患。另一方面,网站内容是可以随时删改的,有些图书当中给出了未经认证的网站的网址,甚至生成了二维码。版权方面的隐患放在一边不说,出版单位对于网站的内容是没有控制权的,一旦后期网站内容发生篡改,将是出版物的重大失误。因此,编辑在遵守相关出版方面规定的前提下,要格外注意筛选网站资源。

(二)专业知识

我国实行责任编辑注册制度,编辑在上岗之前都

会经过岗前培训,因此,对于出版基础知识、编辑实务、相关法律等,每位图书编辑都熟记于心。教材也是一种图书,但是教材具有不同于一般读书的特点,对应的需要编辑掌握的专业知识会更多、更广泛。

(1) 教材强调内容的统一性,需要编辑在一致性方面下细工夫。教材是学生学习的依据,其在编写上注重前后文内容的逻辑一致、体例一致。例如,对概念、学术名词、计量单位等前后一致。由于教材篇幅较长,各章节之间相对独立,所以教材编写工作常常需要多人完成,前后不统一是很多教材中经常出现的错误。编辑在审读教材的时候,应当对于一致性予以特别的关注。

(2) 教材要求标题层级清晰,需要编辑对内容具备一定的提炼和总结能力。层级清晰、重点突出是教材编辑的一大特点。我们每位编辑都曾经是学生,都知道标题对于教材的重要性。然而在实际的编辑过程中,标题过多或者过少、标题序号混乱、标题与正文不相关等问题屡见不鲜。因此,编辑在处理教材稿件时,对于较长的段落,如连续两页未分段等情况,应主动站在读者的立场进行审视,然后回到编辑的站位,建议作者进行科学的分段、提炼段落主旨。

(3) 教材的版面设计较为复杂,需要编辑具备版面设计方面的知识。与大众图书的灌版不同,教材的版面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。因为教材当中包含的版块较多,如每章开篇的导学内容、章节当中的案例、提示、设问等,以及每章结束后的回顾和总结,近年来还出现活页教材的形式。版面的设计也是教学设计的一部分。学术界对于职业教材和远程教材的版面设计有过不少论述,认为教材当中蕴含着教学的理念,甚至教材的版面体现着辅导教师的作用(tutor in print)。遗憾的是,关于教材形式的讨论始终停留在教育学界,出版行业对此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探讨。实际上,版面设计是教材生产中的重要环节,是教材编辑发挥自己专业性,协助作者实现教学设计思想的重要过程。如前所述,我国出版行业中,大学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占到整个行业的25%,而这其中编辑人员又占到60%以上,大学出版社完全有能力开展相关研究,为提升出版物质量做好知识方面的储备。

(三) 学科知识

教材的分科较多,不同专业学科背景的编辑专攻某一学科的教材出版。以各大学类出版社在学科分工上的不同为例,可以看出在教材出版上,越来越呈现出“术业有专攻”的趋势:北京师范大学以文化教育类选题为主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侧重于经济和法律方面的选题,高等教育出版社则在教育、经济、工业技术方面优势突出。^[3]

然而对于教材编辑来说,除了具有相应的学科背景以外,还需要具备教育学的背景知识。教材是教学环节的组成部分。在以远程教育、成人教育等自主学习为主的教学形式当中,教学是以教材为中心组织的。因此,教材的设计过程就是教学设计的一个环节,教材编辑不自觉地参与了教学设计。教材编辑在与作者沟通

书稿的过程中,除了稿件本身的知识内容问题、编校问题以外,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学组织。近年来,教育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,教材中融入多种信息技术手段,对于广大教材编辑来说,更要学习一些与教育技术相关的教育学知识,以提高教材的适用性。

三、教材编辑的创新实践

(一) 远程开放教育教材

通过对知网数据库的检索发现,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在教材的编写和设计方面有过一系列探讨,并且发表相关的论文、著作较多。如论文《远程教育中印刷教材编写模板的设计研究》(刘臣、陈丽),《美国马里兰学院大学远程教材的研发模式及启示》(张墩),《刍议远程教材开发课程组制》(韦鹏),其作者都是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的相关编辑和管理人员。该社设立远程教材出版研究部门,每年开设相关科研课题,并鼓励全体编辑和相关管理人员共同参与。长期不懈的理论研究,也为该社孕育出实践成果。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末出版的《开放英语》和21世纪初出版的“茶文化”系列教材,当中都渗透着远程教材编写和设计的理念,深受读者好评,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。

优秀的教材助力精品课程,上述两门课程以纸质教材为依据,开发出系列课程,在国家和相关部委的评比中屡次获得“精品课程”的称号。

(二) 职业教育教材

近年来,职业教育教材从远程教材的编写中吸取经验,涌现出一批制作精良的教材。这些远程教育和职业教育教材,及其背后渗透的设计理念,值得教材编辑和教材类出版社的从业人员深入研究。

四、总结

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”。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出版领域。改革开放40多年来,我国出版品种和码洋大幅提升,截至2018年底出版物总品种数已经达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33.2倍。^[4]面对琳琅满目的图书商品,广大读者对图书的内容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,出版高质量的图书成为摆在每一位编辑面前的重要课题。对于教材出版来说更是如此,在高校全面扩招尤其是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大背景下,教材质量与教学需要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突出。一方面需要教育部门抓源头抓选用,另一方面需要出版单位抓研发抓生产。只有这样,才能在市场“抓选用”的过程中占得先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出版大数据课题组,杜大力,吕建生,赵玉山.我国大学出版社选题结构研究报告——基于2015-2017年CIP数据的分析[J].现代出版,2019(02):5-15.
- [2]胡鸿雁.我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的管理对策研究[D].湖南师范大学,2006.
- [3]程顺祺,徐玲琳.近十年我国图书市场发展时空格局及演变[J].中国出版,2020(14):32-35.
- [4]王曦.改革开放40年的图书出版[J].科技与出版,2018(12):13-24.